



6

世界文豪书系

SHIJIEWENHAO
SHUXI

勃朗特
两姐妹全集



《夏洛蒂·勃朗特诗全编》(上)译序

张德明

提起维多利亚时代(1830—1890)的英国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长篇小说的繁荣,而往往看不到站在狄更斯、萨克雷等小说家身旁的一大批诗人:丁尼生、勃朗宁夫妇、罗赛蒂兄妹、梅瑞狄斯、费茨杰拉德……其实,在英国人心目中,后者的地位与前者同样重要,同样受人尊敬。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既写小说又写诗歌的双料作家,如勃朗特姐妹、哈代等,我国许多评论家的目光也往往只落在其小说成就上,而有意无意地忽略或忽视了其诗歌成就。近年来,由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哈代诗选》等的翻译出版,上述情况有了改观,评论家的斜视得到了部分矫正,但尚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夏洛蒂·勃朗特的诗歌就是其中之一。

我国读者大都读过夏洛蒂写的小说《简·爱》,为书中女主人公桀骜不驯的个性魅力所折服,但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夏洛蒂还是一位诗人,她的诗歌创作无论在质和量两方面都与其小说

创作不相上下。如果你读了《简·爱》，进而对作者产生了兴趣，想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我建议你不妨读读她的诗。诗是夏洛蒂的心灵日记，她几乎每天写诗（但很少发表），记录下自己的忧虑、欢乐、幻想、憧憬，也写下一些小说或戏剧中的短歌、插曲。她在诗中与自我对话，与友人对话，与历史对话，与自然对话，与死亡对话，与看不见的仙女、海妖、上帝对话。如果说，《简·爱》中的女主人公是戴着家庭教师面具的诗人自我形象，那么，诗中的诗人形象是更为真实的，较少客观化伪装的自我形象。

以研究维多利亚时代诗歌著称的英国文学评论家伯纳特·理查兹(Bernard Richards)，曾列出一连串对立的字眼，来描述维多利亚时代的诗风——“巴拿斯主义^①与反巴拿斯主义、逃避主义与现实主义、浮夸与实用、生气勃勃与昏昏沉沉、宗教信仰与世俗主义、凝聚与分裂、精英与大众、乡村与城市、晦涩与明晰、和谐与嘈杂”等等，最后，一言以蔽之——“丰富的多样性”(rich diversity)。理查兹认为，这种“丰富的多样性”不但表现于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而且在同一诗人的创作中也能找到。从夏洛蒂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事实确是如此。无论是她诗中的母题、意象，还是风格、体式，都体现了一种“丰富的多样性”。

综观夏洛蒂的诗歌创作，我们可大体将之归结为四大母题，即追寻、自然、历史、死亡。这些母题既体现了人类某些永恒的渴求与冲动，又带上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性风貌。

① 19世纪下半叶欧洲（主要是法国）的诗歌流派，强调诗律、技巧完美和描写精确，通译“高蹈派”。

对仙境乐土(fairyland)的追寻,是夏洛蒂诗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母题。伴随这个母题而来的,是一连串非现实的、带有童话、梦幻色彩的意象:小精灵在林中空地上翩翩起舞、魔王在树丛中编织着咒语、巨龙在海底潜游、海的女儿在贝壳中歌唱……所有这些意象是多么空灵、虚幻、飘渺,与19世纪这个钢铁时代多么不和谐啊!在夏洛蒂营造着仙境之时,约翰·边沁正在兜售着他的“功利主义”哲学,提倡一种“合理的利己主义”原则;机械的铁手正在扼杀天真和幻想;隆隆的机器、滚滚的车轮正在把人们心中残存的一点浪漫主义情愫碾得粉碎;成千上万个“斯诺伯”(snobs,意为势利小人)正在萨克雷的《名利场》中打滚;在狄更斯笔下,葛擂硬先生正在焦烟镇向他的学生们宣扬“事实哲学”,要他们抛弃幻想、梦境、马戏表演等等非“事实”的东西,只承认“乘法表、天平和尺子”……但是,夏洛蒂的心灵却挣脱了功利主义、机械主义、事实哲学的羁绊,向着灵的国度进发;渴望着“或许”,渴望着偶然,渴望着奇遇,总之,渴望着、寻求着一切非现实的、非功利的、纯属幻想的、灵境的东西:

醒醒!醒醒!美丽的睡眠者,醒来看看夜空
星群披上宝石的铠甲,正在大放光明
来吧!美丽的睡眠者,跟我一起旅行
来自天国的庄严音乐或许会落到耳中

我们要去浩瀚的森林倾听这声音
仿佛千百条小溪进流发出潺潺和声
高树繁枝顿首,万千的羽花飘浮在太空
然后隐身在黑暗中。星星装饰苍穹

也许偶然间我们走进黑暗的树荫
眼前突然一亮，被月光照明
仙女们身披绿衫，头戴宝石王冠
在明亮的林中空地上起舞翩翩

——《小夜曲》

在外在的与内在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事实与幻想、理性与直觉、现实与梦境之间，夏洛蒂选择了后者：

我焦虑的耳朵曾久久地倾听
那永不回返的足音
我渴求的眼中泪光晶莹
而我的内心如火如荼

——《我焦虑的耳朵曾久久地倾听》

仙女们就出来编织花环，
合着有节奏的韵律，
唱出野性的超拔人寰的歌声。
没人见过她们的游戏，
没人讲得出她们的行迹；
凡人的耳朵无法听到，
她们的音调甜美无比。

——《听，呵！凡人……》

自然是英国诗歌中的一大母题，一个“根本概念”（root idea）。但在不同时代、不同诗人的笔下，自然总是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乔叟时代，“快活的英格兰”尚未被卷入工业革命的浪潮，因此《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序曲展示了一幅生机勃勃、完整和谐的春天图景。而到了18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启动，自然图景中开始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自然作为“失去的天堂”而成为诗人寻求的精神家园。对自然的崇拜与赞美在19世纪初达到高潮。湖畔派诗人着力描绘安详、宁静的自然图景，以之与喧嚣骚动的城市文明相对抗；而在拜伦、雪莱这些激进的浪漫主义诗人笔下，自然主要是作为宇宙中一种生生不息的原创力量或一种摧枯拉朽的革命力量出现的。从夏洛蒂的创作情况来看，她的自然诗既继承了湖畔派诗人宁静、安详的一面，又带有雪莱、拜伦等激进诗人的动荡、雄浑的一面。对这位内倾型的女诗人来说，自然首先意味着一种返朴归真的快乐、一种远离尘嚣的宁静。她固然喜欢淙淙的溪流、啼啭的小鸟、怒放的花朵、浓郁的树荫，但更倾心的是荒凉、寂寞，几乎是无生命存在的蛮荒自然。只有在这种绝对宁静的状态中，心灵才能摆脱俗世的牵累，无拘无碍地驰骋于想象之域，天国之门才会豁然洞开，诗人才可以与往昔时代的伟人进行心灵的交流（《紫罗兰》）。正如雪莱一样，夏洛蒂也在自然中寻求一种永恒的精神元素，来自“太一”的理念世界的灵魂。在《对被轻蔑的天才的命运的沉思》一诗中，诗人呼唤着：

呼啸于长天的大风
悲哀，甜美，而野性
快带着我的歌穿过苍穹
给你的曲库加上更美的乐音

——《对被轻蔑的天才的命运的沉思》

在夏洛蒂看来，风是全能的伟大的神发出的声音，它与天才的“高贵的诗性力量”息息相通；天才在尘世往往为“哺育小心的幽灵之帮”所轻蔑而遭受厄运；唯一的希望是借风的力量将他的歌声传入天国，与天国之歌相应和。

“光”是夏洛蒂自然诗中反复出现的另一个中心意象。无论是月光、星光还是阳光，诗人强调的是它们与心灵的感应：月光使心灵宁静，星光使心灵产生神秘的颤栗，而阳光则使人的精神为之振奋。在许多情况下，夏洛蒂喜欢将光的出现戏剧化：月光突然照亮林中空地，使人窥见仙女的舞蹈；阳光往往通过与乌云的一番搏斗，如洪水般倾泻而出；或是“挣脱柔和的睡眠的锁链，一跃而起”，于是：

光明的洪流从东方奔涌而来
千万种声音上升，融汇成含混的和声

阳光首先把指尖触到了高高的山峰
然后猛地滚下幽暗的山谷

——《晨祷》

通过这种戏剧化、拟人化，物理世界的光变得富于灵性、富于魔力，直接与人的心灵世界沟通了。

如果说，对灵境的寻求和对自然的赞颂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夏洛蒂对工业革命的功利主义的独特反抗或逃避主义倾向，

那么，在对历史的感悟中，我们看到了这位敏感多情、知识渊博的女诗人对于人类命运、终极价值的忧虑和关怀。

很难想象一位女诗人会对历史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会具有如此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如此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综观她的诗歌全集，历史题材占了很大比例，以追忆历史为中心集结的意象群频频出现：倾圮的古堡、长满青苔的城墙、生锈的兵器和盔甲、铮鸣的战鼓、嗜血的猎狗、十字军骑士……或许，夏洛蒂想借历史题材寄托自己的理想，在中古时代找到理想的英雄、骑士的爱情、蛮野的精神，来与机械主义统治下的平庸的市民社会相抗衡？在《大流士·柯多玛奴斯之死》中，她歌颂的是虽败犹荣、虽死犹生的波斯王大流士，谴责的是那位卖主求荣的奸臣。在她笔下，得胜的马其顿士兵也为敌国的君主的英雄气概所折服，安静、默默地围成一圈，与微风、小溪一道为他唱出喃喃的挽歌。在《短剑之歌》中，夏洛蒂歌咏一把沾满无数世纪人类血迹的短剑，使它超越了时空，而成为人类原始、蛮野、勇武精神的象征：

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
你无情地在战场上现身
酋长们在屠戮战中佩带着你
取得了血腥的胜利
你至今还未忘记那紫色的血流
它满足了野蛮的嗜血渴求
你寒光闪闪的刀身上的黑斑
似乎是那往昔时代的残留

.....

让那从愤怒或叛逆中绞出的三滴血

千秋万代永远凝固

——《短剑之歌》

追忆历史总能启人沉思人生的终极价值。不可一世的君主、赫赫的武功、庄严的城堡、豪华的宴席，最终都将遁入不断延伸的时间之阴影中。在《大流士·柯多玛奴斯之死》、《安格里亚人的颂歌》等诗中，我们看到的是诗人对人生终极的寻求：

远处塔楼上传来悠长的钟声，
虽然很轻，但深沉得令人心惊，
钟声落在这些沉睡的灵柩中
我们的祖先，静静地躺在那里，
没有行动，没有幻觉，没有呼吸！

难道这就是珀西的安息之地？
这就是他骄傲的家族的终极？
难道历经漫漫长途
这就是他人生最终的归宿？
伟大的灵魂呵！你在这里安静地长眠
而我们的地球仍不停地旋转？

——《墓穴，中殿和祭坛都已经过去》

既然人生的一切功业都终将归于虚无，那么还有什么永恒的东西留存于世上呢？由此，我们进入夏洛蒂诗歌世界最深的层次：死与终极关怀。

命运对女诗人很不公正。五岁时，母亲去世；十岁时，两个姐

姐夭亡,随后抚养她长大的姨母也离开了人间。三十二岁时,一年间她又目睹了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相继离世。死神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她,给她的作品蒙上了一层灰暗、肃穆的色调:

死神的大厦浓黑如漆
黑的孤独黑的寂静
周围一片肃穆的恐惧
里面一团尸灰的阴冷

——《死神的大厦浓黑如漆》

在许多描写死亡的篇章中,夏洛蒂的诗笔触及了人类最深层的恐惧与颤栗,即弥留之际的痛苦。海德格尔说过,此在的终极现象就是死亡,我们对死亡的最初的客观的探索是通过感知他人的死亡而逐渐展开的。因为存在总是一个与他人的共在,在我们的生存中,我们通过许多机会而确切地获得一种对死亡的体验。从中世纪以来,基督教艺术最重要的母题之一是Pietà,即耶稣受难和圣母哀悼。受难的基督头戴荆冠,垂下头颅,被钉在十字架上挣扎着;他身旁悲痛欲绝的圣母抱起他,并将他那心力衰竭、鲜血流尽的苍白身体放入坟墓。这一幕幕排侧动人的景象都是把濒死人的感受用震撼人心的艺术形式展示给活着的人,以引起他们对此在的体验和人生终极价值的关怀。在我看来,夏洛蒂继承的正是这一传统,在《扫罗》、《大流士·柯多玛奴斯之死》、《为死于信仰的殉道者唱首悲歌》、《在小酒店里》等诗中,诗人带领我们一一走到那些濒死人的跟前,聆听他们的临终遗言,与他们一道流泪、叹息、挣扎、呻吟,怀着对永生的渴望而痛苦地弃世。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一颗博大、敏感的心灵超越个人

丧亲的悲痛，为人类无法摆脱的悲剧性和生命的脆弱而叹息、颤栗。

但尽管如此，夏洛蒂仍坚定地相信，有一种永恒的内在意识之光在人体内闪烁、发光，连死亡也无法将它扑灭。正是这道来自天国的光联结了生者与死者、此岸与彼岸，使人生具有了终极的价值。

当灰烬的余光已经熄灭，
当生命的火光不再点燃，
呵！心灵为何还有记忆？
呵！往事为何还会重现？

因为，这火依然熠熠生辉，
因为，这光依然闪闪发亮，
当躯体已在泥土中安睡，
灵魂，依然活着放射光芒。

——《记忆》

因此，在夏洛蒂诗中，我们几乎找不到维多利亚时代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找不到像丁尼生的《悼念集》中流露出来的那种科学与信仰交战的矛盾痛苦。夏洛蒂像《圣经》中的约伯一样，默默忍受着来自天国的考验，忍受着丧亲之痛。她把希望寄托于死后，只有死才能把她和已逝的亲人联结在一起：

母亲！我将伴你安息
进入你无梦的长眠。

——《死神的大厦浓黑如漆》

我知道我的妹妹去了
追逐那柔和的天光；

……

我的心因悲痛而屈从
来自天国的私语；

——《墓园诗》

贾斯梯妮你躺在寂静的墓里，夜露为你哭泣
我来了，来了，贾斯梯妮，与你共度今宵

——《贾斯梯妮你躺在寂静的墓里……》

所以，对于死亡，夏洛蒂几乎采取了一种达观的态度：

让我们抛却顾虑
一路欢歌笑语
尽管这是通向死亡之谷的旅行
让我们开怀畅饮

——《让我们抛却顾虑》

从以上粗略的母题分析来看，夏洛蒂基本上是一个内倾型的、具有强烈宗教倾向的诗人。我觉得在精神气质上，她与大西洋彼岸的那位“艾默斯特的修女”狄金森非常相似。她们都

游离于整个时代的氛围之外，营造着完全属于自己灵魂的诗歌世界，也许这就是她们两人的诗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未能引起人们重视的原因。

说到夏洛蒂的诗风，给我的整体印象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三重奏，体现了理查兹所说的“丰富的多样性”。具体来说表现为以下几点：

1. 多种诗体形式的杂糅。在夏洛蒂诗中，既有格律严谨、遣词典雅的英雄双行体、亚历山大体，也有自由奔放、韵散交替的自由诗。从句式上看，既有像《每个悲音都已消逝于夏日的风里》中那些一气呵成、文不加点的长句子，也有像《紫罗兰》那样的句式短小、凝练的小诗。为了适应不同的情感表达的需要，在同一首诗中的句式也变化多端，时长时短，时韵时散。

2. 抒情的客观化倾向。像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一样，夏洛蒂的诗也有意无意地摆脱浪漫主义的“滥情主义”，出现了抒情的客观化倾向。在许多篇章中，诗人将自己角色化了，模拟作品中的历史人物抒情。这样，诗人本身就成了双重主体，既是剧中或小说中的某一角色的抒情主体，又成了观照这种情感表达的主体。

3. 抒情的叙事化倾向。由于小说作为“市民社会的史诗”（黑格尔语）在19世纪获得空前繁荣，小说的叙事艺术也逐渐渗透到了诗歌领域，而夏洛蒂本人又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自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一些小说手法运用于诗歌创作。她的好些短诗，如《在扬·索托的酒店里》、《小伙子诺蒂的历险》等，抒情的叙事化倾向相当明显，整首诗有头有尾、有起伏有高潮，首尾呼应，完全可以当作一个短篇小说来读。

夏洛蒂的诗歌中译本在国内是首次与读者见面。译者所据的本子是1985年版《夏洛蒂·勃朗特诗全集》新注释本，这个注释本根据夏洛蒂的手稿编成，基本上保留了手稿的本来面目，连其中的标点错误、拼写错误和缺漏之处也一仍原稿，没有改动。这对于专业研究者也许相当有用，却给翻译带来了很大困难。由于没有前人的翻译成果可以借鉴，许多疑惑之处只好凭译者自己的理解和猜测了。但可以告慰读者的是，译者是本着对原作者和读者负责的态度从事这一也许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的。

1995年12月



纽克市的约克大教堂外景,安妮去世前曾
由夏洛蒂陪同来此参观
(杨静远摄于1984年)



和勃朗特牧师住宅一墙之隔的墓碑林立的教区
公墓

(杨静远摄于198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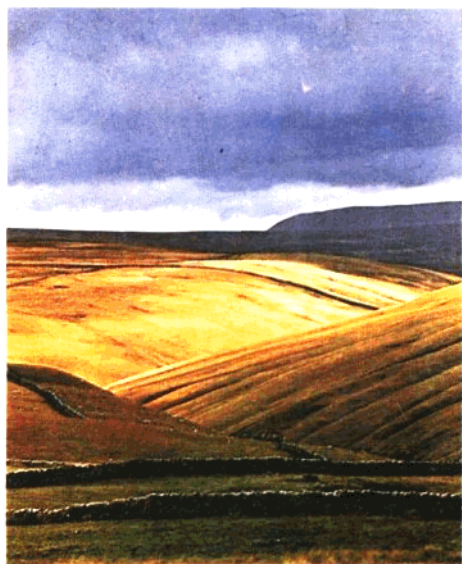


哈沃斯“黑牛”酒店内部,楼梯上的
椅子是勃兰威尔常坐的

(杨静远摄于1984年)



夏洛蒂所绘爱犬弗洛西(水彩画)



哈沃斯荒原上的牧场和石墙